

拉美独立运动与美国 孤立主义外交的重新界定

杨卫东*

一 华盛顿时代孤立主义 外交原则的确立

孤立主义是美国开国元勋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而奉行的一种务实外交。这种孤立主义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和思想根源。

早在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人民就从中认识到孤立主义的危害性。殖民地时期,由于北美大陆与欧洲之间的联系,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谷在法国控制之下,英法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因而欧洲战争不时影响到北美大陆,使美洲成为欧洲政治的角逐场。“七年战争”更使北美殖民地人民完全陷入英法冲突的漩涡。所以,摆脱欧洲政治的冲突,独立地发展对外商业交往,就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此外,随着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的兴起,孤立主义思潮逐渐上升为一种民族意识。潘恩的《常识》就体现出这种思想。潘恩认为:“对大英帝国的任何屈服或从属会直接导致本大陆卷入欧洲战争或争吵之中……避开欧洲的争端乃是美洲真正利益之所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许多人主张独自进行战争而不需要外国的援助,以避免使美国卷入欧洲政治纷争。在这方面,约翰·亚当斯(1797~1801年任美国总统)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1775~1776年,在有关是否让法国介入美国独立战争的争论中,亚当斯认为:“我们不应该介入和法国的任何结盟,这种结盟会使我们卷入未来的欧洲战争,我们应该抛弃它(结盟)。在未来的欧洲战争中保持完整的中立,这作为一项首要的原则并永远不能忘记。”因此,在他看来,与欧洲任何国家结盟,只能使美国处于依附地位而丧失独立性,成为这些国家的附庸,成为欧洲阴谋与政治的竞技场。亚当斯希望给派往法国的美方代表的授权应严格地限定在商业条约的

范围之内。为此,他在给大陆会议提交的建议中提出与法国交往的三原则:一是非政治联系,二是非军事联系,三是只有商业联系。出于独立战争现实的考虑,亚当斯的建议并没有被大陆会议所接受。1778年美国与法国签订了同盟条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决策者们放弃了孤立主义的思想。

独立之初,美国民众的孤立主义意识十分强烈,这一点在政界要人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托马斯·杰斐逊(1801~1809年任美国总统)基于自己在法国的经历而认为,整个欧洲充满了战争和阴谋诡计。他对美国在地理上远离专制的欧洲而感到庆幸。在谈到自身对孤立主义的看法时,他指出:“我也知道它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我认为不使我们卷入欧洲的事务,这是一个明智之举。”1788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联邦党领袖)曾谈到自己对孤立主义的认识。他认为,欧洲和美国在本质上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半球。世界从政治和地理上分为4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套特殊的利益。欧洲依靠武器、谈判、武力和欺詐向其他地区扩展其控制权。北美13个州应该建立一个伟大的美国体系,不受大西洋彼岸武力的控制和影响。

由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1793年法国向英国和荷兰开战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乔治·华盛顿政府自然形成了明确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1793年4月18日,华盛顿内阁开始讨论美、法两国关系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包

* 作者系天津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博士生。

Samuel Flagg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2, pp. 12-13.

John Spencer Bassett & Sidney Bradshaw Fay,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American Policy of Isolation*,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IX, Nos. 3 & 4, April-July, 1924, pp. 75-78, pp. 132-133.

Donald F. Drummond, *The Passing of American Neutrality, 1937-1941*,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5, p. 9.

括:美国是否应发表一个中立声明,美国是否应接受来自法兰西共和国的公使,接受法国公使是否有条件,与以前法国签订的条约是否还有效。在内阁会议上,汉密尔顿认为法兰西共和国难以存在下去,主张把美法1778年同盟条约限定在法国王国政府范围之内。既然法国国王已故,条约也就不复存在。且1778年美国与法国之间的条约是防御性的,而现在法国在欧洲发动的是侵略性战争。所以,美国没有必要履行义务。而杰斐逊坚持认为,美国应该承认法兰西共和政府,承认其驻美国的公使。他认为,1778年美法条约是美国与法国政府之间的,而非美国与法国国王之间的条约。法国政府的变化不能作为废除两国间条约的依据。废除条约将立刻破坏中立,甚至会导致美国与法国的战争。所以,他主张奉行严格的中立政策。经过讨论,大家虽然承认1778年美法条约的有效性,但是又一致同意发表一个中立声明。

1793年4月22日,华盛顿发表了中立宣言。宣言声称美国对欧洲各交战国采取友好的、不偏不倚的政策,并告诫美国公民不要采取与之相抵触的任何行动。这样,华盛顿中立宣言第一次以国家意志的形式郑重地表达了美国政府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为了使中立思想尽快变成法律,1793年年底,华盛顿建议国会出台相应的中立法。1794年,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中立法,即《1794年中立法》。1797年国会对该法案进行了局部修订。1800年国会又制定了永久中立法。1796年,由华盛顿拟定大纲,汉密尔顿执笔的告别词,明确阐述了孤立主义的思想。

在华盛顿时代,美国政府在面临法国革命中共和主义思想的冲击和如何处理1778年美法条约的情况下,把独立战争时期的孤立主义思潮转变成国会立法,初步形成了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这一原则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孤立主义的出发点是一种政治和外交的考虑,而非出于地理和思想感情上的需要。所以,孤立主义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基础不能与地理上的孤立以及感情上的孤立情结相混淆。但是,地理与感情上的因素却强化了美国早期历史上的孤立主义外交思想。第二,“孤立”是个政治概念,而不是经济概念。孤立主义是以对外贸易上的“中立”为依托的外交原则。美国学者格拉勃纳尔指出,美国从共和国建立之始就创造和维持着一个覆盖全球的商业帝国。美国孤立主义总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考虑,从来不是出于商业和思想的考虑。美国立国之初所具有的商业精神决定了它不可能摆脱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欧洲国家的贸易交往。第三,孤立主义并非表明美国完全不加入其他国家的结盟。华盛顿告别演说尽管警告美国人民不要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不要加入永久性的联盟,但是并不

排斥在特殊的紧急情况下美国可以加入暂时性的联盟。所以,1803年杰斐逊告诉美国赴法国的谈判代表,如果法国拒绝解决路易斯安那问题,他就要求美国代表寻求与英国结盟。第四,孤立主义是一种外交手段而非目的。华盛顿时代孤立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美国独立之初,周边并不安全。北部加拿大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五大湖区和美国西北边疆地区驻有军队。西班牙占有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美、西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存在着争议。周边环境的现实迫使美国必须把国家安全放在突出地位。只有摆脱欧洲大国的政治纠纷,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国家的独立才能得到保障。正如美国学者德鲁曼德指出的那样,孤立主义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孤立本身从来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

二 拉美独立运动与美国理想主义外交的抬头

在华盛顿时代,联邦政府所确立的孤立主义外交到19世纪头10年由于拉美独立运动的兴起而面临严峻的挑战。19世纪初,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中土崩瓦解,直接引发了西属美洲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由于西属美洲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独立运动与美国独立战争的相似性,美国民众对于拉美人民的独立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同情心,要求联邦政府放弃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以理想主义的情怀,把北美共和民主的思想推广到拉美地区。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互交织是美国外交的一大特点。孤立主义是现实主义在美国早期外交史中的体现。与现实主义有所不同,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渊源根植于北美殖民地的初创阶段。17世纪初,大批清教徒漂洋过海移居美洲大陆,他们把北美大陆视为传播宗教思想的理想净土,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这种“上帝选民”的意识随着美国的诞生又与美利坚民族的民主共和思想相糅合,表现为一种普世心理,即美利坚民族作为上帝的“选民”有向落后地区传播民主共和思想的义务。早在法国革命期间,美国民众的这种理想主义思想就初步体现出来,只是由于大西洋的阻隔和华盛顿政府坚定的孤立主义外交而没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但是,理想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矛盾已经初步显现。当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兴起之际,由于特殊的地缘战略与经济利益的驱使,美国政界和普通民众表现

Norman A. Graebner, ed., *Ideas and Diplomacy—Readings in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80

同, p. 19

出强烈的理想主义思想意识。格拉勃纳尔指出：“拿破仑战争之后，当革命席卷整个拉美之时，美国人的理想主义重新闪亮。”

作为这个时期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亨利·克莱的言辞与思想最为典型。门罗执政时期，克莱作为众议院的代表，在多种场合表达了对拉美独立运动的支持。1818年3月，克莱在一次演讲中大声疾呼：“我们是它们（指南美洲新独立国家——笔者注）最伟大的榜样。……它们采纳我们的原则，效仿我们的制度，在许多方面运用着我们革命文件中的恰当语言和情感。”他还在国会中多次呼吁门罗政府承认拉普拉塔联合省和其他几个独立的南美国家，要求取消国会制定的中立法。1821年5月19日，克莱在其家乡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发表演讲，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观点，批评门罗政府推迟整个联邦人民要求承认西属美洲国家独立的立场，呼吁政府采取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措施支持西属美洲人民的伟大事业，因为这会为遍及世界的追求自由的朋友们增加信心和勇气。美国史学家珀金斯认为，与门罗总统以及他的任何顾问相比，在内阁之外，作为众议院发言人，克莱是南美洲事业倡导者中坚定的斗士。

19世纪20年代，随着拉美独立运动的不断高涨，南欧一些国家也兴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支持南欧人民的解放事业中，美国民众对希腊独立运动所表现出的同情心最为明显。1823年10月，《北美评论》的主办人爱德华·艾维雷特在该杂志上发表社论，呼吁美国人民支持希腊人民的事业。他联合国会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共同指责政府明显地漠视世界上其他地区人民所遭受的痛苦。1824年1月，韦伯斯特向参议院提交一项议案，要求政府发表一个同情希腊被压迫人民的声明。希腊独立运动期间，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与土耳其帝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但是韦伯斯特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还是在国会中为希腊独立事业而呼吁：“我们的国家现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共和国。……作为一个自由的政府……我不会袖手旁观我的同胞溺水而死不去帮助他。”

尽管在拉美独立运动以及南欧人民的解放斗争中美国国内具有一股强烈的理想主义思潮，要求给予被压迫人民以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但是人们必须看到这种理想主义外交背后所隐藏着的现实利益。美国史学家威廉姆斯指出，在西属美洲建立独立国家的过程中，美国具有深深的利益。这种利益包括政治的、商业的和航海的。西属美洲一旦独立，那些独立国家的政府将受到美国感情的激励，受到美国政策的指导，它们将遵守新世界的法律制度。¹⁰然而在19世纪初，由于美国国力的弱小，美国还无力满足国内理想主义者的呼唤而在拉美和欧洲攫取更多的现实利益。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孤立主义仍然是这个阶段美国外交的主旋律，理想主义外交还只能是一种变奏曲。

二 昆西·亚当斯与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重新界定

在拉美独立运动期间，美国政府对拉美政策的明显特征是：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出发，美国政府应给予拉美人民以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然而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美国在拉美事实上仍然奉行以中立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外交。在这个阶段，昆西·亚当斯对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的长子，美国第6任总统（1825~1829），詹姆斯·门罗执政时期的国务卿，曾任驻欧洲国家公使多年。他具有很强的孤立主义思想。这种思想首先来自其父亲的影响。上文所述，约翰·亚当斯就是一个坚定的孤立主义者。1818年1月，他在给昆西·亚当斯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国家对南美洲爱国者有感情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希望我们政府尽可能长久地坚持中立这座坚固的堡垒。”¹¹早在法国革命时期，昆西·亚当斯就极力倡导中立原则，并受到华盛顿的重视。1793年，他曾以“哥伦布斯”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警告国民不要卷入国家间的阴谋。他指出：“在对共和国自由构成威胁的所有危险中，外来影响侵袭到行政部门内部的事务是最严重的，要非常谨慎地反对。”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的幸福是建立在真正的独立、不卷入所有欧洲国家政治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保持和平与沉默是我们的义务——尽管残暴的场面令观众痛心。”¹²1794年，昆西·亚当斯被华盛顿任命为美国驻荷兰公使，当时，法国革命的战火已经蔓延到荷兰，荷兰正卷入欧洲政治与军事的冲突之中。昆西·亚当斯根据其对欧洲政治的深入了解，不断向国内写信，指出荷兰卷入欧洲政治冲突的后果以及美国奉行中立政策的重要性。1795年他在给父亲的一

同，p. 87.

The Annals of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5th Congress, 1st Sess., p. 1482.

The Annals of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8th Congress, 1st Sess., pp. 1087-1099.

¹⁰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e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Diplomacy, Volume 1, 1750-1914*,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1972, p. 131.

¹¹ Samuel Flagg Bemis,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orton, 1973, pp. 342-343.

¹² Samuel Flagg Bem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62, p. 267.

封信中谈到：“我有很多理由能指出目前法国政府在利用美国，就像它现在正利用荷兰一样。那就是把美国作为法国受益的工具，作为法国手中驯服的武器以抵御其难以对付的敌人。”他进而认为，法国对美国的影响是在造成美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所以，“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有任何卷入欧洲政治的机会。”¹³ 美国学者彼德·塞伍认为，昆西·亚当斯从荷兰的根特（今属比利时——笔者注）给他父亲写的信件对华盛顿的告别词具有“看得见”的影响。华盛顿看到并评价了昆西·亚当斯以笔名“哥伦布斯”发表的文章。

昆西·亚当斯真正表达其孤立主义思想，并对美国外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是在他出任门罗政府的国务卿期间。拉美独立运动的兴起以及欧洲“神圣同盟”有可能干涉美洲事务为昆西·亚当斯的孤立主义思想提供了现实可能。面对国内强烈要求支持拉美革命以及承认拉美革命政权的呼声，昆西·亚当斯在门罗内阁中极力主张美国在拉美独立战争中奉行中立政策。他认为，就拉美殖民地而言，美国应长期追求一种中立政策。只有当西班牙在拉美的殖民主权无可挽回时，美国才能承认拉美新独立的国家。1818年，门罗向昆西·亚当斯建议美国联合英国承认拉美新独立的国家。昆西·亚当斯的第一反应就是否定这个建议，因为这偏离了美国的中立政策。1821年7月4日，昆西·亚当斯在美国国庆日的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孤立主义思想。他认为，美国应避免介入外部的冲突，即使这种冲突是它所坚持的原则。美国目睹了欧洲世界是流血冲突之所。“自由与独立的旗帜无论出现或展示在哪里，都会有美国人的声音、祝福与祈祷，但是美国不要到国外去寻求魔鬼以摧毁它。”¹⁴ 在拉美独立战争期间，尽管美国政府内不时有人呼吁政府应该支持拉美革命政权，但是昆西·亚当斯从维护中立政策的原则考虑，反对支持拉美人民的独立事业。1820年，当哥伦比亚派代表到美国购买军火并希望与美国结成联盟时，就遭到他的坚决反对。昆西·亚当斯认为：“在中立与卷入每一场欧洲战争之间，我看不到中间道路，如果我们一旦背离了中立原则，我就看不到这个国家有什么其他前景，只能看到鲜血洗他们沾满血垢的双手的事。”¹⁵ 在昆西·亚当斯看来，援助“我们南部共和国的兄弟”这个理想化的概念会潜在地破坏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有人这样评价昆西·亚当斯：“同情西班牙美洲事业的激情并没有指导他的对外政策。”¹⁶

在是否支持希腊独立的问题上，昆西·亚当斯也持同样的立场。他对拉美革命的态度主要体现为不介入，中立，反对门罗等人同情乃至支持拉美革命的政策。所以，有人认为昆西·亚当斯是行政部门中坚持反对承认希腊独立

的惟一成员。在门罗咨文的酝酿过程中，昆西·亚当斯尽管从整体上赞成咨文草稿，但是却反对将门罗主张的把美国政府谴责法国干涉西班牙内政，帮助斐迪南七世恢复君主制，赞扬希腊为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而进行的独立战争写进咨文中。他认为，如果把上述内容写进咨文中，就会使美国卷入欧洲的政治。他主张在咨文中用温和的口气表达美国的态度，并指出美国从不参与欧洲的战争，也不把欧洲战争与美国的政策相比较。这样，咨文就重申了美国的孤立主义思想。格拉勃纳尔认为，昆西·亚当斯在最终形成“门罗主义”方面的主要作用在于他剔除了门罗身上所具有的所有理想式的友好言辞，这些友好的言辞试图使美国承担世界上任何地区的自由事业的责任，并使美国处于与欧洲强国不均衡的地位。昆西·亚当斯尤其反对门罗总统在情感上对希腊独立运动的偏爱与支持。¹⁷

拉美独立运动以及南欧民主运动的兴起激发了美国国内的理想主义思潮，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受到严峻的挑战。在门罗内阁中，以昆西·亚当斯为代表的传统派继承了华盛顿时期所倡导的孤立主义外交，并结合新的形势有所发展。纵观这个时期，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坚持传统孤立主义的情况下，把主要针对欧洲的孤立主义应用到美洲地区，在拉美独立运动中奉行以中立为标志的孤立主义。在这一点上，昆西·亚当斯的孤立主义思想对门罗政府外交的影响最为突出。美国史学家比米斯指出，亚当斯父子都坚信美国的中立不仅适用于旧世界，而且也适用于新世界，甚至是为自由本身而战。¹⁸ 华盛顿总统所倡导的孤立主义主要是针对欧洲旧大陆而言的，拉美始料未及的新形势使美国当政者不能不表态：卷入或孤立。拉美革命鉴于自身的特殊性，美国民众对其寄予极大的同情心。但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美国承认“叛乱者”的交战国地位，在西班牙与“叛乱”政府之间采取中立立场。1815年9月，麦迪逊总统颁布“中立法”，禁止美国公民去拉美参与任何军事行动。1816年，国会在长时间辩论之后，通过了一部新的、更为严格的中立法，即1817年中立法。1822年，由于西班牙再也无力恢复对拉美地区的主权，以及拉美新独立国家已成定局，美国政府才相继承认了拉美5个新独立的国家。但是应指出的是，承认拉

¹⁴ 同，pp. 88- 89

¹⁵ 16 Samuel Flagg Bemis, ed.,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vol. IV, New York, Knopf, 1927-1929, pp. 49- 50, p. 40

¹⁷ 同，p. 139

¹⁸ 19 同，pp. 342- 343, p. 359

美政权的合法性,并没有背离美国的中立原则,美国只是承认拉美新独立国家这种存在的现实。比米斯认为,美国正式承认南美洲新独立国家并未背离北美的中立政策——尽管西班牙愤怒地表示抗议,但它并未断绝与美国的关系。¹⁹

第二,系统地提出了“两个体系”理论,把孤立主义的范围延伸到整个美洲。1823年12月,门罗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系统地阐述了美国政府对拉美地区的政策,其核心是“美洲体系”思想。从“美洲体系”理论出发,门罗要求欧洲不要干涉美洲事务,不要在美洲殖民,试图把整个美洲孤立于欧洲之外。美国早期的孤立主义仅强调避免卷入欧洲的纷争,奉行中立的外交原则。门罗咨文中提出了以“美洲体系”为标志的新的孤立主义思想。事实上,“美洲体系”仍然是孤立主义思想的体现。美国有的学者指出:“1823年颁布的门罗宣言实际上是孤立主义在空间上的延伸。”由华盛顿和杰斐逊宣布,具体体现在昆西·亚当斯外交政策中的美国孤立于欧洲联盟以及欧洲冲突的思想,是保证这个年轻国家及其理想得以维护的尝试。……它为美国在一个纷争的世界中完成其使命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影响。²⁰还有人指出:“1823年门罗在咨文中所提出的对拉美三项政策原则,……实质上是孤立主义的变种,是越出美国本土范围而强加给其他美洲独立国家的孤立主义。”²¹

第三,从门罗咨文发表后的情况来看,美国并未对拉美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美国对拉美地区在客观上仍然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1824年,当哥伦比亚建议美国以“非干涉原则”结成两国联盟时,美国则予以拒绝。第二年,巴西提出同样的建议,但也被美国否决。1826年,昆西·亚当斯政府建议派遣代表团赴巴拿马参加美洲国家会议。这一建议在国会争议较大,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因为国会担心美国卷入拉美的政治事务。昆西·亚当斯向国会保证:如果参加巴拿马会议,美国代表不得与任何国家缔约结盟,美国

的目标只是局限于使与会各国保证在自己的国土内不准欧洲建立殖民地,而且这一原则只是用来保障美国同美洲的自由贸易权利不受欧洲殖民计划的干扰。尽管代表团最终被国会批准,但是美国代表并未出席会议。“门罗主义”虽然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但这仅是一种美好的未来展望,现实中美国仍然无力干涉拉美,只能奉行中立。比米斯指出:“门罗主义是一篇未来的文件,而并非它当初所指出的那样。”²²中国有的学者也认为,门罗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并在排斥欧洲势力、独霸美洲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了。²³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美国初创时期,美国开国元勋们初步确立了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拉美独立运动以及欧洲民主运动的兴起,激发了美国国内的理想主义思潮,对美国既定的孤立主义外交构成一定的挑战。门罗执政时期,以昆西·亚当斯为代表的传统派,继承了父辈的外交思想,并结合现实发展了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美国学者麦克考米克指出:“在这个国家的早期历史上,两个声明——华盛顿告别辞和门罗宣言——充分地描绘出孤立主义的意义并提出了它的适用性……华盛顿的告别辞总体性地构建了美国对世界孤立主义的方向,而门罗主义则就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卷入或不卷入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方针。”²⁴

(责任编辑 高 芳)

20 王晓德:《梦想与现实》,第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1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年》,第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2 同, p. 208

23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2卷,第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4 James M. McComick,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values*, F. E. Peacock Publishers, Inc 1985, pp. 7-9